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 第二十三回 繡江縣無儂薄俗 明水鎮有古淳風

去國初淳龐未遠，沐先皇陶淑綦深。人以孝弟忠信是敦，家惟禮義廉恥為尚。貴而不驕，入里門必式；富而好禮，以法度是遵。食非先薦而不嘗，財未輸公而不用。婦女惕三從之制，丈夫操百行之源。家有三世不分之產，交多一心相照之朋。情洽而成婚姻，道遵而為師弟。黨庠家塾，書韻作於朝昏；火耨水耕，農力徹於寒燠。民懷常業，士守恒心。賓朋過從而飲食不流，鬼神禱祀而牲■必潔。不御鮮華之服，疏布為裳；不入僭制之居，剪茅為屋。大有不止於小康，雍變幾臻於至道。 晁源這伙人物都是武城縣的故事，如何又說到繡江縣去？原來這伙死去的人又都轉世，聚集在繡江縣裡結成冤家；後邊遇著一個有道的禪僧一一的點化出來，所以又要說繡江縣的這些事故。

這繡江縣是濟南府的外縣，離府城一百一十里路，是山東有數的大地方，四境多有名山勝水。那最有名的，第一是那會仙山，原是古時節第九處洞天福地。

唐德宗貞元二十一年，太子順宗即位，夜間夢見一個奇形怪像的人，說是東海的龍君，拿了一丸藥與唐順宗吞了下去，夢中覺得喉嚨中甚是苦楚，醒轉來叫那直宿的宮女，要他茶吃，便一字也說不出來，從此就成了一個啞子，便不能坐朝，有甚麼章奏都在宮中批答出來。

皇后想道：「東海龍神既來夢中下藥，啞了皇帝的喉嚨，若不是宿冤，必定因有甚麼得罪，這都可以懺悔得的。」差了近侍太監李言忠齎了敕書，帶了御府的名香寶燭，蘇杭織就的龍袍，欽差前往山東登萊兩府海神廟祈禱。凡經過的名山大川俱即祈禱，務求聖音照常。

李言忠領了敕旨，馳驛進發，經過繡江地方，訪知這會仙山是天下的名勝，遵旨置辦了牲■，先一日上山齋宿，次早五更致祭。這時恰值九月重陽，李言忠四更起來梳洗畢了，交了五更一點，正待行禮，只聽見山上一派樂聲嘹亮，舉目一看，燈火明如白日，見有無數的羽衣道流在上面周旋；待了許久，方見有騎虎騎鹿與騎鸞鶴的望空而起。李言忠復命時節奏知其事，所以改為會仙山。

這會仙山上有無數的流泉，或匯為瀑布，或匯為水簾，瀉瀉成一片白雲湖。遇著天旱的時節，這湖裡的水不見有甚消涸；遇著天潦的時節，這湖裡的水不見有甚麼泛溢。

離這繡江縣四十里一個明水鎮，有座龍王廟。這廟基底下發源出來滔滔滾滾極清極美的甘泉，也灌在白雲湖內。有了如此的靈地，怎得不生杰人？況且去太祖高皇帝的時節剛剛六七十年，正是那淳龐朝氣的時候，生出來的都是好人，夭折去的都是些醜驢歪貨。大家小戶都不曉得甚麼是念佛吃素，叫佛燒香；四時八節止知道祭了祖宗便是孝順父母，雖也沒有象大舜、曾閔的這樣奇行，若說那「忤逆」二字，這耳內是絕不聞見的。自己的伯叔兄長，這是不必說的。即便是父輩的朋友，鄉黨中有那不認得的高年老者，那少年們遇著的，大有遜讓，不敢輕薄侮慢。人家有一碗飯吃的，必定騰那出半碗來供給先生。差不多的人家，三四五六個合了伙，就便延一個師長；至不濟的，才送到鄉學社裡去讀幾年。摸量著讀得書的，便教他習舉業；讀不得的，或是務農，或是習甚麼手藝，再沒有一個游手好閒的人，也再沒有人是一字不識的。就是挑蔥賣菜的，他也會演個之乎者也。從來要個偷雞弔狗的，也是沒有。監裡從來沒有死罪犯人，憑你甚麼小人家的婦女，從不曾有出頭露面遊街串市的。懼內怕老婆，這倒是古今來的常事，惟獨這繡江，夫是夫，婦是婦，那樣陰陽倒置，剛柔失宜，雌雞報曉的事絕少。百姓們春耕夏耘，秋收冬藏完畢，必定先納了糧，剩下的方才食用。里長只是分散由帖的時節到到人家門上，其外並不曉得甚麼叫是「追呼」，甚麼叫是「比較」。這里長只是送這由帖到人家，殺雞做飯，可也吃個不了。秀才們抱了幾本書，就如繡女一般，除了學裡見見縣官，多有整世不進縣門去的。這個明水離了縣裡四十里路，越發成了個避世的桃源一般。這一村的人更是質樸，個個通是前代的古人。只略舉他一兩件事，真是這晚近的人眼也不敢睜的。

一位楊鄉宦官到了宮保尚書，賜了全俸，告老在家。他卻不進城裡去住，依舊還在明水莊上，略略的將祖居修蓋了修蓋，規模通不似個宮保尚書的府第，他卻住在裡邊。把縣裡送來的青夫門皂，盡數都辭了不用。或到那裡遊玩，或到田間去，路遠的所在，坐了個兩個的肩輿，叫莊客抬了；近的所在，自己拖了根竹杖，跟了個奚童，慢慢踏了前去。遇著古老街坊，社中田叟，或在廟前樹下，或就門口石上，坐住了，成半日的白話。若拿出甚麼村酒家常飯來，便放在石上，大家就吃，那裡有一點鄉宦的氣兒。那些莊上的鄉親也不把他當個尚書相待，仍是伯叔兄弟的稱呼。人家有甚喜慶喪亡的事兒，他沒有自己不到的。冬裡一領粗褐色道袍，夏裡一領粗葛布道袍，春秋一領漿洗過的白布道袍，這是他三件華服了。村中有甚麼社會，他比別人定是先到，定是臨後才回。

有一個鄰縣的劉方伯特來望他，他留那方伯住了幾日，遍看了繡江景致。一日，正陪劉方伯早飯，有一個老頭子，捺了頭，穿了一件破布夾襖，一雙破鞋，手裡提了一根布袋，走到廳前。楊尚書見了，連忙放下了箸，自己出去，迎到階前，手扯了那個人，狠命讓他到廳。那人見有客在上面，決意不肯進去，只說要換幾斗穀種，要乘雨後耕地。楊尚書連忙叫人量了與他，臨去，必定自己送他到門外，叫人與他馱了穀，送到家中。那劉方伯問道：「適才卻是何人？怎麼老年翁如此敬重？」尚書道：「是族中一位家兄，來換幾斗穀種。」方伯道：「不過農夫而已，何煩如此？」尚書道：「小弟若不遭逢聖主，也就如家兄一般了。小弟的官雖比家兄大，家兄的地卻比小弟的還多好幾十畝哩。」說得劉方伯甚覺失言。

再說他那村外邊就是他的一個小莊，莊前一道古堤，堤下一溪活水。他把那邊又幫闊了丈許，上面蓋了五間茅屋，沿堤都種桃柳，不上二十年，那桃柳都合抱了。暮春桃花開得燦爛如錦，溪上一座平闊的板橋，渡到堤上，從樹裡挑出一個藍布酒帘，屋內安下桌凳，置了酒爐，叫了一個家人在那裡賣酒，兩三個錢一大壺，分外還有菜碟。雖是太平豐盛年成，凡百米麵都賤，他這賣酒原是恐怕有來遊玩的人沒鐘酒吃，便殺了風景。若但凡來的都要管待，一來也不勝其煩，二來人便不好常來取擾；所以將賣酒為名，其實酒價還不夠一半的本錢。但只有一件不好：只許在鋪中任憑多少只管吃去，也不計帳，也不去討。人也從沒有不還的。尚書自己時常走到鋪中作樂。

一日，鋪中沒有過酒的菜蔬，叫家人去取來。有兩個過路的客人過了橋走上堤來，進到鋪中坐下，叫說：「暖兩壺酒來我們吃。」尚書道：「酒倒盡有，只是沒有過酒的菜，所以掌櫃的往家裡取去了，央我在這裡替他暫時照管。你二位略等一等。」那二人道：「我們醬門內自己有菜，央你與我暖暖酒罷。」楊尚書果然自己裝了兩大壺酒在爐上湯內暖熱了，自己提了送到兩個的桌上，又將來兩付鐘箸送去。二人從醬門內取出的豆豉醃雞，盛了兩碟，斟上酒，看著尚書道：「請這邊同吃一鐘如何？」尚書道：「請自方便，我從不用酒的。」

那兩個問說：「如今這楊老爺有多少年紀了？也還壯實麼？」尚書道：「約摸有八十多了，還壯實著哩。」二人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得他老人家活二百歲才好。」尚書道：「你二位願他活這些年紀做甚麼？」二人道：「我們好常來吃酒。我們是鄒平縣的公差，一年從這裡經過，至少也有十數遭，那一次不擾他老人家幾壺。」尚書道：「你二位吃了他的酒，難道是不與他錢的？這等的感激。」二人說：「若說起錢來，也甚惶恐；十壺的酒錢還不夠別鋪的五壺價錢哩。他老人家只不好說是舍酒，故意要幾文錢要子罷了。」又問尚書，說：「你這位老者今年有五十歲了？在那裡住？」尚書道：「我也在這村裡住，今年五十歲略多些了。」二人又問：「你這老者也常見楊老爺麼？」尚書道：「我是他的緊鄰，他是我的房主，俺兩個甚是相厚，行動就合影不離身一般。」一個道：「你兩個怎麼今日就離開了？」尚書道：「只這會就來了。」二人問：「往那裡來？」尚書說：「就往這邊來。」二人道：「若是就來，我們在此攪亂不便，該預先迴避去罷。」

尚書道：「適才感激他，也是你二位；如今要預先躲了去的，也是你二位；脫不了那楊尚書也是一個鼻子，兩個眼睛，你怕他做甚麼？」二人道：「雖然是一個鼻子兩個眼，天子大臣回家還吃著全俸，地方大小官員都還該盼望參見哩，好小小的人，你看輕了他！」尚書道：「我合他常在一處，並沒有見個公祖父母來這裡參見的。」二人道：「起初也來了幾遭，楊老爺著實的辭不脫。後來凡有官員來參見的，擺下大酒席相待，人才不好來了。常時我們吃了這兩壺沒事的，今日的酒利害，這兩壺有些吃他不了。」尚書道：「天已正午，日色正熱著哩，你們慢慢的吃，等掌櫃的取了新菜來，再吃一壺去。若是肚餓了，也就有見成的飯，隨便吃些。」二人道：「酒便罷了，飯怎麼好取擾？」尚書道：「你不好擾，也留下飯錢就是了。」

正說中間，只見掌櫃的提了一大籃菜，後邊兩個小童一個掇了兩個盆子，一個提了個錫罐走近前來。掌櫃的道：「有客吃酒哩！這是誰暖的？」尚書道：「是我暖的。」掌櫃的道：「你二位甚麼福分？敢勞動老爺與你們暖酒哩！」二人道：「這莫非就是楊老爺麼？」掌櫃的道：「你們卻原來不認得麼？」二人連忙跪下，磕不迭的頭。尚書一手扯著一個，笑道：「適間多承你二位獎許我這們一頓，多謝！多謝！我說等新菜來再吃一壺，如今卻有新菜到了，家常飯也來了。」叫人掀開，「我看看是甚麼。」原來一大碗豆豉肉醬爛的小豆腐、一碗臘肉、一碗粉皮合菜、一碟甜醬瓜、一碟蒜苔、一大箸薄餅、一大碟生菜、一碟甜醬、一大罐綠豆小米水飯，尚書合掌櫃的說道：「把咱兩個的讓給這二位客吃罷，我往家裡吃去。你的飯，我叫人另送來你吃。」一邊拖著竹杖，一個小廝打了一柄小布傘，起身家去，對二人道：「這荒野野坡的，可是沒有甚麼您吃，胡亂點點心罷了。」二人道：「冒犯了老爺，無故又敢討擾。」尚書道：「頭一次是生人，再來就相識了。」

兩個還送尚書下了堤，從新又到鋪內。掌櫃的擺上飯，讓他兩個吃。二人道：「這飯多著哩，只怕咱三人還不能吃得了。」讓掌櫃的也一同吃飯。你說我道的議論楊尚書的盛德。兩個道：「做到這樣大官，還不似個有錢的百姓哩！真是從古來罕有的事！這要在俺們縣裡，有這們一位大鄉宦，把天也脹開了，還夠不那些管家的們作惡哩！」掌櫃的道：「俺這宅裡大大小小也有一二十個管家，連領長布衫也不敢穿，敢作惡哩！」二人道：「卻是怎的？難道是做不起麼？」掌櫃的道：「倒不因窮做不起，就是做十領綢道袍也做起了。一則老爺自己穿的是一件舊白布道袍，我們還敢穿甚麼？二則老爺也不許我們穿道袍，恐怕我們管家穿了道袍，不論好歹就要與人作揖，所以禁止的。」二人說：「我適才見老爺善模善樣，不是個利害的人。」掌櫃的道：「若是利害，禁了人的身子，禁不住人的心，人倒還有展脫；他全是拿德來感人。人做些欺心的事，他老人家倒也妝聾作啞罷了。倒是各人自己的心神下老實不依起來，更覺得難為子。」一邊說，一邊要打發酒錢。掌櫃的說：「大凡吃酒，遇著老爺在這裡看見的，舊規不留酒錢。」二人道：「飯是老爺當面賞的罷了，怎好又白吃了酒去？留下與掌櫃的自己用了，不開帳與老爺看就罷了。」掌櫃的道：「剛才說過，凡事不敢欺心的，你們不曾聽見麼？」二人道：「正是，正是；我們只朝上謝了老爺罷。」又與掌櫃的作了十來個「重皮惹」，方才下堤過橋去了。

這是明水的頭一位鄉宦如此。再說一個教書先生的行止，也是世間絕沒有的事。

這本村裡有一個大財主人家，姓李，從祖上傳流來，只是極有銀錢，要個秀才種子看看也是沒有的。到這一輩子，叫做李大郎，小時候也請了先生教書，說到種地做莊家，那心裡便玲瓏剔透的；一說到書上邊去，就如使二十斤牛皮膠把那心竅都膠住了一般。讀到十七八歲，一些也讀不進去。即如一塊頑石丟在水裡，浸一二十年也是浸不透的！

但這個李大郎有一件人不及他的好處：聽見說這個肯讀書，或是見了那讀書的人，他便異常的相敬。誰想天也就不肯負他的美意，二十歲上，便就生了一個兒子；二十二歲，又生了次子。長子八歲，名希白；次子六歲，名希裕。便請了一個先生，姓舒，名字叫做舒忠，這是明水村有名的好人，卻是繡江縣一個半瓶醋的廩膳。這李大郎請到家教這兩個孩子，恐怕先生不肯用心教得，要把修儀十分加厚，好買轉先生盡心教道，每年除了四十兩束脩，那四季節禮，冬夏的衣裳，真是致敬盡禮的相待。

那個舒秀才感李大郎的相待，恨不得把那吃奶的氣力都使將出來。這兩個孩子又煞作怪，誰想把他父親的料氣盡數都得來與了這兩個兒子：真是過目成誦，講與他的書，印板般刻在心裡；讀過的書，牢牢的，挖也挖不掉的。教了三年，那舒秀才的伎倆盡了。

這樣的館，若換了個沒品行的秀才，那管甚麼耽誤不耽誤？就拿條蠻棒，你待趕得出他去哩？這舒秀才說道：「這兩個學生將來是兩個大器，正該請一個極好的明師剔撥他方好。我如今教他不過了，決要辭去，免得耽閣人家子弟。」李大郎道：「好好的正在相處，怎便辭去？大的才得十二歲，小的新年才交得十歲，難道就教他不過？這一定是管待的不週，先生推故要去。」舒秀才道：「你若是管待得不週備，我倒是不去的；因你管待得忒周備了，所以我不忍負了你的美意，誤了你的兒子。你的這兩個兒子是兩塊美玉在那頑石裡邊，用尋一個絕會琢玉的好匠人方琢成得美器。若只顧叫那混帳匠人擺弄，可惜傷壞了這等美才。你道是十來歲的孩子，這正是做酒的一般：好酒醉方才做得出好酒來；那樣酸臭的酒醉做出來的酒自然也是酸臭的。若是讀在肚裡的聽在耳朵裡的會得忘記倒也還好，大的時節撩弔了這陳腐再受新奇的未為不可；他這兩個，凡是到了他的心裡，牢牢的記住了，所以更要防他。我如今另薦一個先生與他。」李大郎只得依他辭了，舒秀才果然另薦了一個名士楊先生，教了兩年，那大學生剛得十四歲就進了學；又隔得兩年，大的考了一等第十，挨補了廩；第二的也是十四歲進了學。那些富貴人家都要與他結親。

李大郎因服舒秀才的為人，知他有兩個女兒，一個十五歲，一個十三歲。舒秀才雖是寒素之家，卻是世代儒門，妻家也是名族。央了人再三求他兩個女兒與兩個兒子為婦。舒忠道：「我這樣的寒士，怎與他富家結得親？論這兩個學生倒是我極敬愛的。」舒秀才再三推辭，李大郎再三求懇，後來只得許了親。這兩親家後來相處，說甚麼同胞兄弟，好不一心相契得緊。李大官後來官到了布政。李二官官到戶部郎中。舒秀才貢了出學，選了訓導，升了通判。楊先生官到工部尚書。李大郎受了二品的封誥。

這兩件還說是鄉紳士林中的人物。再說那村裡還有一個小戶農夫，也煞實可敬。這人姓祝，名字叫做其嵩，家中止得十來畝田，門前開了住客的店兒，一個妻，一個兒子，約有三十歲年紀；白白胖的人物，只弄成了個半身不遂的痲症，倒有一妻一妾。雖沒有甚麼多餘，卻也沒有不足。

這祝其嵩一日進城去納錢糧，只見一家酒鋪門口一個糧道的書辦，長山縣人，往道里去上班，歇在繡江縣城內，天氣尚早，走到這酒鋪來吃酒，臨行，袖裡不見了銀包，說是外面一條白羅汗巾裹住，內裡係一個油綠包兒，牙籤內中是七兩六錢銀子，說是掉落酒鋪裡面，看見是那掌櫃的拾了不還，把那掌櫃的一頂細纓子帽扯得粉碎，一部極長的鬚鬚大絡採將下來，大巴掌?到臉上。那掌櫃的因他是道里書辦，教他似鐘撞降小鬼的一般，那裡敢動彈一動。圍住了許多人看，見他說得真真切切的，都還道是那掌櫃的欺心。

這祝其嵩說道：「事也要仔細再想，不要十分冒失了，只怕掉在別處。」那個書辦放了賣酒的，照著那祝其嵩的臉漿糊的一口唾沫噙將過去，說道：「呸！村扶養的！那裡這山根子底下的杭杭子也來到這城裡幫幫，狠殺我了！」就劈臉一巴掌。看的眾人說道：「你這個人可也扯淡！他不見了銀子發極，你管他做甚麼？」祝其嵩道：「『道路不平旁人■曬打哩』！不是他拾得，可為甚麼就扯破人家的帽子，彩人家的鬚子？我剛才倒在四牌坊底下拾了一個白羅汗巾，顛著重重的，不知裡面是些甚麼？同了眾人取開來看看，若是合得著你剛才說的，便就是你的了。」那書辦說道：「我是劉和齋；銀包的襯布上面還有『和齋』二字。」眾人道：「這越發有憑據了。」

祝其嵩從袖中取出汗巾解開來，果然是個油綠潞綢銀包，一個牙籤鎖住。解開，那襯布上果有「和齋」二字。稱那銀子，果是七兩六錢高高的。眾人道：「虧了這個好人拾了，要不是，那廟裡沒有屈死的鬼？這賣酒的賠銀子罷了，難為這們長鬚子都乾淨了！」那書辦的道：「這銀子少得一大些哩！我是十七兩六錢，還有五兩重的兩個鏰子哩！」扭住了祝其嵩不放。祝其嵩道：「我好意拾了銀子，封也不解的還了你，你倒撒起賴來！你把我當那賣酒的不成？那賣酒的怕你，我這『山扶養的』不怕你！這守著縣口門近近的，我合你去見見大爺！你倚了道里的書辦來我繡江縣打詐不成？」

那書辦兇神一般，豈是受人說這話的？扭了祝其嵩，喊將進去。縣官正坐晚堂，兩個各自一條舌頭說了，又叫進賣酒的與旁邊看的人問了端的。縣官道：「你把那銀子拿來，我親自稱一稱，只怕你稱錯了。」那書辦遞出銀子。縣官叫庫吏稱了數目，報說：「是七兩六錢。」縣官將銀包合汗巾俱仔細看驗了一會，說道：「你的銀子是十七兩六錢，這是七兩六錢，這銀子不是你的，你另去找尋。這銀子還叫那拾銀子的拿了去。」書辦道：「這銀子並汗巾銀包俱是小人的原物，只是少了兩錠的十兩。」縣官道：「你那十兩放在那裡？」書辦道：「都在銀包裡面。」縣官叫庫吏取五兩的兩錠銀子來遞與那書辦，說：「你把這兩錠銀子包在裡面我看一看。」原來銀包不大，止那七兩多銀子已是包得滿滿噹噹的了，那裡又包得這十兩銀子去？書辦隨又改口道：「我這十兩銀子是另包在汗巾上的。」縣官道：「你汗巾上包這十兩銀子的縐痕在那裡？」叫：「趕出去！」祝其嵩道：「此等不義的東西，小人不要他，老爺做別用罷了。」縣官道：「你拾得銀子，你自拿去。你如不用，你自去舍與了貧人。」祝其嵩只得拿了這銀子出來。恰好遇著養濟院的孤貧來縣中領糧，祝其嵩連汗巾包都遞與了眾貧人分去。那書辦只乾瞪了瞪眼。

那個賣酒的哭訴一部長鬚都被他彩淨了。縣官道：「我自教道里爺賠你的須便自罷了。」縣官密密的寫了一個始末的稟帖稟知了糧道。那道尊把這個書辦打了三十板子，革了役。後來這書辦選了四川彰明縣典史，正在那裡作惡害民，可的繡江縣官行取了御史，點了四川巡按，考察的時節，二十個大板，即時驅逐了離任。可見：萬事到頭終有報，善人自有鬼神知。